# 世廟識餘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上精于四六文字凡西宮齋醮俱出自 睿思而撰直諸臣箋奏每擇其優者令內侍抄錄以備觀覽故進御之詞先後不敢重復是歲一冬無雪 上諭禮部禱于各宮廟自十二月至于來年正月六日夜雪始大降明日子刻立春猶臘雪也時方急營三殿將作惟恐雪雨妨工比以節假工暫輟始雪故部疏有天相朝工和霽允資乎登築帝虞穡事豐穰未卜于來年語 上覽之甚喜因批云工起乃和霽匠歇而瑞

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益特承優青云又浙直總督胡宗憲進二白鹿其始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後于齊雲山又得公鹿相去數月耳奏至 上諭禮部告廟諸司皆上表廷賀時閣表爲諸修撰大綬作嚴嵩大以爲佳及禮部表上中有以耦乘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句 上亟賞之用硃筆點綴爲閒之以問禮書吳山誰爲之者公以其郎對嵩色少沮蓋不欲以部詞加閣下恐妨寵也其天性忌嫉如此然自是郎其不得安其位矣

陝西鄠縣人王金者故太學生以睚眦殺人坐抵當大

碎而鄠令蜀人陰鳳麟雅善貢白之術聞金有秘方與語悅之因為之解釋得末減金既出獄遂逃入京師匿通政使趙文華所會文華視師江南金在京師落魄無所遇　上一日於宮中扶乩降云服芝可長年於是下諭禮部遣官採取於鶴鳴諸山居士何大與人張道民獻芝一本　賜絹二疋白金五兩乃四方以芝進者殆無虛日盡積於西苑苑中內使嘗竊出市人復進之可得賞賚而金因厚賂內使出芝數千莖為一山號曰萬歲芝山欲因禮部以進而禮書吳山素知金亡命無賴且芝從內府轉移怒其罔上

干澤斥不與進金不得已自進之將　上意已厭怠所得芝不復貴重僅批禮部知道而已金稍失望而京師士大夫交金談內外事者常對祠嘲其慫恿金覬一信之以說吳山爲進身計也郎終不欲見金其後倫鳳麟以嘉興倅綱運入京鳳麟教授蘇州時與郎有平生金因鳳麟以所製瓊山玉樹香山一座納其室因以餌郎鳳麟爲郎言此樹若鉛錫狀者計一兩可化內金十兩公欲之願以爲壽郎心知金詐笑謂鳳麟曰窮措大安得有此福量也鳳麟慚語塞而去而金終不得進用後郎外補而吳山亦回籍矣歸

代吳爲禮書、以趙文華匿金故、遂薦補太醫院御醫、

君子小人于用人行政之際、其作用固自有間也、

太常寺典簿谷義金者道流也、嚴嵩之妻歐陽夫人疾、義金爲之祓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遂求爲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故用科目人、由吏部遷轉、自嘉靖己丑後、上以科目人不閑于齋醮、于是有旨專以道流爲之、而詔禮部從贊禮協律二郎考選、既選中、得旨方咨吏部銓註、遂著爲令、時分宜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金爲寺丞、而憚禮書吳山方嚴、懟咈之不能得、乃囑寺卿師宗記經呈吏

部推陞吏部業爲題缺而選曹方移文知會祠曹薦在西死亦旨與山言之尚書來保復時祠曹郎某急抱牘詣尚書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不在推陞之例奈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典簿守領官又不當陞寺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蔑前 貞邪已尚書閱牘果如郎中言始色變曰吏部欺余甚矣召選郎面讓之選郎大慚面發赤語塞唯唯退已知爲師宗記所嘗相之乃咨承行吏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日夜從吏歐陽氏必得寺丞而後已嵩不得已又與尚書言夫人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郎曰何物畜乃

梗吾家卯尚書私於郎某曰我見諸曹阿順政府皆
失意迎之今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
殆矣吾老亡足惜顧將始進恐雞肋之不勝也盍審
處之郎某曰形端則表正尚書旣私郎能自私耶尚
書曰嚴公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爭阻之遂召
義金等五人入部姑佯試之郎曰上疏以義金為寺
丞而選曹自廷亦銜郎某之戇必欲劣處之矣淵灊
之世賢者之不得行其道如此

大學士嚴嵩疏言昨奉 聖諭欽名奉天自已坐是已
郎天也此意不知 皇祖何取臣竊 聖德不以天

自居謙冲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而其原出於孔子作春秋繫王于天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莫有易之者又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言人君賞罰不自已出一歸之於天　皇祖取義之意或亦出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須　勅下禮官廷臣集議以俟　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字義甚正第聖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也遂諭禮部曰昨承恩示未可諉之氣數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為萬用孰非天者豈止刑賞一大件耶乃

始謂之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乃此然於已身坐之
終未安也況夫災燹初罹建文自作人孽炎今兩殿
昭示名稱之舊決不可復其會官集議以聞門樓更
擇日先造不可以陰陽家為小說來歲弗宜越而不
可於是禮部會廷臣議言 皇祖肇造之初名曰奉
天者蓋以人君受天命而為之子故昭揭以示虔恭
然既以奉命則是昊天監臨儼然在上而臨御之際
坐以視朝仁人奉若之誠委屬未安伏惟 聖明有
作禮樂一新顧此殿名獨仍舊貫茲當修復之始乞
奏祭 睿斷更定以答 天庥 上曰會議已明俟

至期于　南郊　太祖更之其後三殿更奉天爲皇極華蓋爲中極謹身爲建極而左順右順二門更會極俱取自　聖裁非閣臣所擬也

能工部尚書趙文華回籍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之是時　上欲先建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雖慓狡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能以時奉旨　上滋不懌且稍聞其連歲視師江南驕貨殃民要功僨事之詳欲黜免之重遣大學士嚴嵩意乃先諭問嵩門辦樓料何遲該部不專管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者嵩爲回護言該部正官事繁即今門樓木石料俱集須　欽

命侍郎及該監官各一員專管文華因昨歲冒暑南征致疾似非旬月可愈若二侍郎俱有差部事缺人管理而添設侍郎一員協理之蓋嵩猶未知上意也於是工部疏請如嵩指詔以侍郎雷禮太監袁亨總理營造仍添註工部侍郎一員命禮部推擇以聞吏部乃以署通政司事工部侍郎盧勳及嵩子世蕃名上世蕃特以工部左侍郎掌尚寶司事也上點用勳文華隨上疏請暫命侍郎署印賜假靜攝旬月稍可即出趨事上曰今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有疾其令回籍養病即推勤能堪司空

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疑其年老以問
嵩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建匠城時必進
任工正區處諸事著有能績　上乃用之已遣給事
中鄭國賓御史宋儀望監視工程　上既稔知文華
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而言官無攻發之者　上意
無所洩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籍是時以　聖旦
祈典停封事期日終止繹思遂以聯日具疏計御覽
在期日吉期外矣　上因以是爲文華罪曰文華吉
修限內稱疾欺藐已甚況殺無辜任命朕大宥之以
勸後任事者而其子疏擾乃明書二十九日是爲故

冒吉期不赦君上至矣文華黜爲民懌思發邊衞克
軍因詰禮科失糾令對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
鄭國賓給事中周啓大操守經陳麟楊乾亨俱引罪
上責其黨護同欺而猶飾辭以對命錦衣衞執詣
端門杖之俱黜爲民　上乃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
狀示大學士嚴嵩且諭以勿以子弟而掛念焉嵩懼
恐對文華平日任情作事不令臣知昨歲南征獲功
臣爲之喜不意近日人言其過失多端誠如　聖諭
然彼時實未有與臣言者　皇上不加誅殛曲從寬
貸以來後人任事誠天地生全之德臣係師生不能

抹正又不能早知以告　皇上臣罪無可解所以日
來惴惴悽懼非掛念于彼也荷　皇上俯鑒臣衷猥
加諭慰臣無任感幸初文華憑藉嵩資要結　上寵
巳進方士王金所製仙酒謂服之可延年且言臣師
嚴嵩以常服是酒得壽　上問嵩嵩曰臣少多疾今
叨狗馬之年實不知所自非關仙酒也嵩退詰文華
何誣罔至此上以文華言無實意殊疎之又一夕遣
中使至其第賜文華衣一襲適文華飲嚴世蕃所乘
醉歸拜賜倉皇不能成禮中使還以聞之於　上
上滋不懌而會言官言其在江南貪肆狀初雖不信

已覺之爲雖私父兹然憚上威嚴終不敢爲之掩護以至于敗亦有天意先是文華既陷李默指默所居無迎獻直房謂禮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滌除之吾旦夕且與公同贊直矣其口之不檢多此類文華所患水蠱症日久後被斥登舟偶以手捫其腹忽裂五臟悉出死此妄殺生人之祟也

初錦衣衛經歷沈錬以論嚴嵩父子發口外爲民編籍宣府之保安錬自負任直悻悻不得志乃開書院招四方游士相與講論公議朝政得失凡遇縉紳往來必斥毀嚴氏父子或時馳馬至居庸關下南望戟手

噎罵繼以慟哭人咸以為顛又傳檄京師欲起義以清君側之惡是時趙文華既得罪嵩父子疑懼思以自保會有人以鍊狀來告者嵩父子亦懼欲殺鍊以滅口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之順故憸狡以賂嚴氏進用且邀事日壞方倚嵩父子為庇蔭聞指即勃焉以殺鍊為己任絡語巡按御史路楷諂以專成嵩且酬以京擢楷亦許諾時捕獲蔚州衛妖人閻浩楊儀變等皆以白蓮教術蠱惑遠近出入虜地與丘富周源等為奸者辭所引及株蔓甚衆緝捕遍于山陝南諸處順因與楷謀即以此陷鍊誣浩等師事鍊

煽妖作奸勾虜謀逆咸鍊教詔之因并搆鍊子襄諸不法事具獄詞奏之請誅鍊浩等而賞諸有功者疏下兵部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尚書許論依違自顧意恐如順楷議覆之得 旨令巡按御史即時斬决鍊等逮鍊子襄戍極邊奢順一子為國子生陞巡撫張鎬二品服俸楷侯京堂缺陞用參將王誥守備羅鎧分守參議朱天俸分巡僉事許用中經歷金紹呂及家丁胡汝清等十五人皆以捕獲及訊擬功陞賚有差初紹居大同凡督撫諸臣以其言事彼譴頗貌敬之或時有所請餉會大同告急 上日

夜憂危之而順方殺平民奏首功豢　上曆廣者屢矣而獨畏鍊口不靖則以貨遺之冀客護其短鍊一日遊順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寃魂相喚覓頭顱順得詩大懼事露遂一意圖鍊欲殺之乘白蓮教起乃搆鍊亦陷之于死雖自爲計而其逢迎嵩意以殺鍊尤慘不知天下之耳目甚多恐至愚者不如是拙也隆慶初鍊始蒙卹錄而併其子襄亦有文而貌美大不類鍊以貢資官至知府

總督浙江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擒獲海寇王直等

來聞直本徽州大賈狎于販海爲商夷所信服號爲汪五峰凡貨賄貿易直多司其質契會海禁驟嚴海壖民乘機局賺倭人貨數多倭責償于直直計無所出且憤恨海壖民因教使入寇倭初雖之比入則大得利於是各島相煽誘爭治兵艦江南大被其害已而中國召集四方勁兵禦倭倭往往遭損傷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其死者親屬亦復咎直直恐乃與諸中國商若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以其衆屯五島洲自保激寧波人號毛海峰宗滿號碧川謝和號謝老與王清溪皆漳州人悉節年販海通番爲奸利者

宗憲與直同鄉習知其人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犒之而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等來悉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直等大喜奉命即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等島主源義鎮等亦大喜乃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人隨直等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是時浙東西傷于倭患聞直等以倭船大至則譁言其不便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納之恐招侮于是朝議閧然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而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有異乃先遣滶見宗

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將以息兵安邦謂宜信使遠迓而宴犒交至也今兵陳儼然即販蔬小舟無一近島者其詒我乎宗憲委曲諭以無他而夷目妙善等見副總兵盧鏜於舟山鏜誘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方說之直終不信曰果不欺可遣滶出吾當入見耳宗憲即遣之直黨仍要中國一官爲質于是以指揮夏正往直與宗滿清溪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繫按察司獄具以狀聞請顯戮直等正國法姑准義長等貢市永鎖海患或曲貸直等死充沿海戍卒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御史本固闇於事機力以爲

未可而江南人洶洶言宗憲入直菩妙等金銀數十萬爲求通直貸死宗憲聞之大懼疏既發追還之盡易其詞言直等寔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死寔藉玄庇臣等當督率兵將殄滅餘黨直等惟嚴朝處分之時直等二人來留于滶謝和任舟本國役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嚴勑宗憲相機審處務合罪人盡得夷不爲變于是嚴旨責宗憲擒勦宗憲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急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怨懟語移舟據舟山爲固宗憲仍時以好言相支調云按初倭人

內訌江南人俱歸罪于王直爲之謀主　朝廷亦懸不次之爵賞以擒直顧茫然海島中何所踪跡而宗憲以同鄉故旣効于用間而其材智膽畧亦自有大過人者故卒縛直以報　天子功亦偉矣而言事者阿浙輔臣意誣宗憲黨直勾倭必欲殺宗憲以悅其所仇此天下之大冤而至今無人白之也頃萬曆庚寅間始稍察卹典然報之亦未盡古云功蓋天下者不賞以此

丁丑虜辛愛黃台吉夷婦桃松塞者辛愛之第三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

降守者納之宣大總督楊順自詡為奇功以夷男婦致之闕下辛愛俺答子其士馬雄冠諸部且兇狡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則慙恚凡殺守舍及其親屬百十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大同左右衛諸墩堡爲所攻毀畧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馬駱駝相易不則糾衆內訌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休于是巡撫大同都御史朱笈言此酋恥失愛妾且甘心于我土即今隆冬草枯猶爾咆哮使我餉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亟令該部譯審桃松寨收令哥等情僞從長議處以弭邊患已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

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顏以我叛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為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收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收令哥携桃松寨自西陽河夜逃出寨西走乃因告之辛愛辛愛選騎追之及於蔫河岸執至塞下召其諸婦環視磔裂之刺取心血徧飲諸婦曰異日若輩私奔亦如此矣于是虜仰知順等能撒叛威平間攻圍右衛益急矣按桃松寨始叛辛愛來降此一女子耳何足以張中國之威即拒而弗納可也即縛桃松寨還之辛愛以結其心亦可也柰何守者既納之而楊順顧自詡以為奇功則邊

釁之啓所由來矣、順本齷齪小人、難與大事、固無足
性而是無時廟堂亦漫無區處、令醜虜狎視朝廷
人、亦可恥也、
刑部左侍郎楊大章以疾在告久、上疑之、特諭掌錦
衣都督陸炳差千戶偕太醫院官診驗、以真疾報、
上曰、茲所驗非實病、卿貳豈宜六旬家卧、姑從寬令
養病去、乃大學士李本幼時業師也、其人闒茸貪鄙、
行誼無取、徒以本故得致通顯、及是老憊猶貪戀不
去、忽奉聖斷斥遂、士論快之、
巡按直隸御史方輅劾奏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王忬

調度無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下則潘家口最當要衝乃漫不設備致虜乘而入失策者一虜前犯灤東意在西入怀擁衆援北虜已西而我久東阻失策二總督重臣止應居中調度以便策應怀一開嶺東即倉皇馳逐致喜峰以西全無寸備失策者三縱中軍張倫擅調將官更易主令一可罪與虜對壘脅於將令遂束手坐視二可罪倫估勢凌衆怀寵任之致令僨事三可罪入衛官軍乘機鹵掠怀不能制四可罪宜亟黜爲民別選才望代之 上謂怀官久忘怠調度失宜致虜深入畿輔生靈被慘命錦衣

衙差官校并張倫逮赴京訊鞫治已悖及倫逮至下鎮撫司拷訊付法司議罪當悖等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戍邊 上手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却不治罪是何擬律更從重擬于是以悖當失陷城寨者律倫當失誤軍機者律皆斬報可按悖始以庚戌虜變自御史超拜都御史出 上手批非由會推也已江南有急悉以悖當之悖性慈良易直故非軍旅才徒以 上意所注勉力經營計不遺餘力矣比灤州大衂諸中貴及官人家被傷者日號泣 上前 上已心動諭

嚴嵩曰忬不忠理不可宥非朕用人之不終也時已有詠意及兵部郎中唐順之行邊嵩餞之于直所指飲薏苡酒謂順之曰酒爲王其所餽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則一年不如一年也此或嵩偶然語耳而順之誤信爲必欲中忬比行邊回奏於論忬處參譖獨多先托其門生白啓常呈嵩于世蕃世蕃詫曰若王其如唐君所言卽當就擒矣稍爲更削其草止存一卒不練等十六字已降 旨葉令秋後處治忬益憂惶不能自安乃慫恿方輅論巳冀得一遠戍去不謂聖怒遂由此不釋也時刑部尚書鄭曉依律坐戍當

矣、而　上必欲加擬、後二歲被刑、當忬逮後、即起兵部尚書楊博代忬總督、是歲虜不犯邊、使忬少需之或可逭死、先是有日者云、忬命應飛天祿馬格、與韓淮陰岳武穆同、有子平評鑑書內載一入字、其人姓柳、與忬即差天干一字、註巳未年被殺、乃忬以巳未年被逮、庚申年死西市、由此觀之、死生前定、莫之能逭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九終

# 世廟識餘録卷之二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糸劾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爲功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從實覈報至是嘉賓等奏覈岑港倭凡五百餘人于三十六年十二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侵逼燒船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銅油鐵釘移駐河柳造舟至十二月舟成於十三日開洋去訖今泊福建浯嶼其溫州三十七年之寇則自

三月間至、流刼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境府城及、瑞
安樂清二縣盤石寧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指揮劉
茂朱廷鑰千戶周實百戶劉源李爵素杭鄉官僉事
王德醫官王崇大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
而遁、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乃由松門澶湖登岸流
突臨海黃岩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及
太平縣城、數被攻圍、觀海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
葉宗皆死于賊、至五月十九等日自朔現大清開洋
而去、天台有遺倭潛突仙居臨海、知府譚綸督兵夫
逐捕、至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絶、以上岑港温台失事

始末大都如此至於文武諸臣功罪如叅將戚繼光勦賊無功逗遛有跡叅將張羅不能邀截縱寇復逞把總劉英遺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究原任叅將張鐵寧村失守全軍覆没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師罔恤千户朱光透漏軍機按兵縱寇千户王世臣朱諫聞警委舟臨敵撤防指揮劉大有胡鎮李蓓等千户張轅等百户高世安等志切保身望風奔潰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宜弗審制禦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使陳元珂擁兵自衛防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道副使今陞巡撫

王詢綜理雖乏先事之防而失事則在離任之後似應寬處至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柔佞險人奸邪巨蠹欺君悞國養寇殘民岑賊移駐柯梅自焚舟廠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勦而妄行奏報欲飾其玩寇之愆溫台極被創殘荼毒人心所共傷也乃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勁兵以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文奸專其本兵之內召靦耻掃地沉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而伏地歡呼贊趙文華爲島夷之帝携妓酣飲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視總督府爲雜劇之場萬金投款權

臣而辭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章疏而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犴獄之巨奸若盜賊朱光等權倖將領專官給餉縱滑稽之武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仍征輸繁急害通夷情爲得策啓軍門倭主之誣指扣侵邊餉爲長規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藝流而厚加豢養盈庭皆狗鼠之雄假替畫而陰爲利謀入幕悉衣冠之盜蔑視法典溷亂官常此一臣者宜置之重辟以用彰天討洩人心之憤者也疏下兵部議得旨繼光羅英革任仍同鐵魁等下按臣逮問祖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

憲詢策勵供職按是時宗憲以王直功爲時宰所忌故言官阿旨論之而聖明終不之罪也

贈故兵備右參政任環爲光禄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府以時致祭仍廕一子原籍衛所副千戶環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同知倭寇犯境環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俘斬甚衆以功陞僉事加副使右參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賊賊犯蘇州諸城門皆閉郊關避滋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劍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鄉人德之後以母喪守制卒于

家。至是吏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諡官秩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按環故忠義士。能不避艱險遇賊直前。乃其所長。國史叙其俘斬甚衆。恐非實錄。

南京鎮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黄懋官。舊例南京各營官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五錢。及馬坤爲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折色銀爲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册。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是時坤已召入爲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事事。比歲大侵。米石至銀八錢。軍中爭求

後拆色頗不見理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懋官猶未支給是日振武營軍操期振武營者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海警創設者也初議選各營精銳不足乃益以四廂徙然京卒怯脆中選者不及十二其所團集大抵皆惡少游手無賴者是集將赴操遂鼓譟圍懋官署懋官聞變急踰牆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其屍于市痛加詬辱仍大呼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繼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爾所欲衆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大會於內守備廳兵部侍

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越墻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擬此開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妥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得　朝廷在上爾輩欲何爲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折糧餉始散按是時李遂不以撫叛懲叛軍亦得權宜解散之術大都士大夫偶遇猝然之變惟神氣鎮定則兇邪自消矣

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以失職家居鬱鬱不樂怨大學士嚴嵩謀因事搆之當歲首密使人入京於城門關市中懸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　裕王以搖動群情

已遂上疏言臣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儲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猶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語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皇上計此者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雖死爲報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

君相相信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覽是也何謂釋疑臣竊自古家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若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因何嫌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為 二王而陳嚴嵩之説臣恐 二王與嵩皆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 王初無他也不必疑于 王諭 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于嵩則君相相信儲可得安也何謂分封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傾同處京府賀與
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該則殘隙所肉萌昔三
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于
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
就藩封者所以彊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
天慈爲
王繾綣任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于臧之節大臣畫計　聖
明早斷及時　勑
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
制於情似爲兩盡則兄弟相保而儲可得安也何謂
總攬恒情體于者未有不身任其轄大而欲于安於

無事也不覩今之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大
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
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
曰 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擅讓 聖愛
無私使周不得而假乎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
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
從外務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
又非勤倦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 願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
則父子相體而猶可得安也內外各守犄翰彼此本

無猜妨　宮中問省之覺不將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犬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人次之而令終股肱與國咸休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忘直諫是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繼風刎首而爭劾　闕下者幾疏奏閣臣嚴嵩等票擬下禮部看詳　上不悅曰汝等擬下部看欲以何為若用其言只管　郊廟告行何如于是嵩等復言希顏疏

意可疑當令禮部會同三法司看詳上復諭嵩曰
汝昨一見彼疏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
懷逆之意在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爲儲帝誰
可建者其再同三輔票來是日復降手諭曰細邪必
無可赦之理令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
攻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情可見矣部衆皆
大臣又謂阿諛可聞之耳目官乃摘疏中建帝之說
命禮科會同各科道集議以聞於是給事中蔡璧等
奏希顏怨望傾險大逆不道法司擬坐妖言惑衆律
上從之詔新在巡按官即時處斬仍傳首四方梟

示按是時東宮雖未正位然　上已知人情所歸定議分封希顏無故發憤於片言之間列疏君臣父子兄弟自古邪臣以死博功名未有如希顏者也希顏初倡立四親廟議為公論所絀及既罷猶爭之至再

上輒優容之希顏因自謂身雖廢退可以危言奇計徼幸大功　上即怒必不至遂死及詔下方從容宴客御史即其第執而誅之妻子俱不及訣論者謂

祖宗列聖神靈陰籍其口而降之罰非不幸也而後世乃追議郵錄濫矣按史臣評駁希顏其論雖正而稍涉苛刻希顏始建四廟之議既遭廢退不無怨

恨於嚴嵩故借安儲之說以危　上冀一中之其慝已甚比　上既誅希顏而出封　景王國本遂定則希顏固有功於　穆廟者其亦可比於晁錯之請削六國乎或云希顏疏語故無建儲二字嵩賂內豎洗改之以激　上怒耳不然疏中何一不及建儲之指而無故特出二字以取死亦可哀也

南京山東道御史林潤等劾奏新改國子監祭酒沈坤居鄉橫暴擅用非刑打死佐房人胡鸞剝其兩手縛眾防倭指不知名人為敗卒梟首示眾霸開官店將鹽院引皮私用關防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

生生員嚴刑拷打逼取准折妻孥以私忿囑官監禁毋舅占家貲逐弟賃住民房并及其任南監拆毀饌堂爲私宅器用等事 上覽其疏而惡之 詔褫坤職爲民仍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訊治坤素跌宕負氣不能諧俗鄉里人多不悅之初以南祭酒守制家居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風奔潰坤督率鄉里備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衆坤遂以軍法部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賴以保全而被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給事中胡應嘉宗黨及府縣儒學生一二人應嘉與坤有郤又性險很遂與諸

生誤爲謎言構之於御史林潤疏劾之應嘉復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鸞者固無恙也他皆類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獄中士論冤之按史臣於坤所犯稍爲辨雪此亦黨護其衙門耳然不知淮安之俗顯宦居鄉縣送門皂吏書承應比於親臨上司往翰林學士蔡昂守制在籍時可驗也坤性尤綜覈無人理則淵跡未必皆虛即其以鄉宦部署鄉人防倭而擲以軍法從事世有是理乎坤爲祭酒嘗過濟寧閘管閘主事陳茂禮投以侍生帖坤大怒斥之困與茂禮大鬭舟中爲士人傳笑其器識可知也

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
之直隸常州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舉禮闈第一人賜
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院
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　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
年召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贊善
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爲民順
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斥居十餘年　上方
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
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
華因之交驩嚴嵩子世蕃起爲南京兵部主事陞職

方員外郎郎中奉命查勘薊鎮兵務後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於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於官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伎無所不研究其說其文詞凡以擅名一家初能歸閉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陽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既假脉

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為非有欲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云按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其家居二十年謂立言立德可以無媿惟歉於立功耳故干趙文華以通於嚴嵩父子欲以平倭自見及其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後卒於淮陽凡四品京堂未經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䘏典嵩父子乃以順之軍功為請於禮部時尚書吳山特持之嚴氏因怒山而遷怒於祠郎李續乃出為景府長史順之始得祭葬矣而不知於例何所據也

雲南道御史耿定向劾奏吏部尚書吳鵬言頃　陛下

以四方多盜特下詔考察守令之貪暴者與有姓更始甚大患也然臣竊以本正而末治源絜而流清令察守令之貪殘而不究銓司之淑慝是掩其本濁其源而欲末流之清且治難矣夫方今爲 陛下主銓衡者非尚書吳鵬哉鵬以天官爲巳私物凡百司例當遷陞者其始也必白白以賄也其旣也必謝謝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瑣論請跡其事之大較著者如鵬婿董分主考而子紹中式群目睽睽巳自難掩及授官之際會試前察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禮部予奪之謂何

其誰能說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前吏部司屬李一科自璧皆贓累著聞爲御史林騰蛟給事中裘洪愈所發騰蛟遂坐補外洪愈亦遲治者數年以此銜制言官使皆舐首濡足不得一吐憤懣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文選郎中何海晏驗封員外郎宗臣各以貪墨夤緣被斥未幾一則陞河南參政一則陞福建提學副使又何怪夫居吏部者之貪也此臣之不於鵬者三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九一方入爲稽勳主事中外目笑之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入部以來多爲奸利乞播登壟攘臂肆行是

爲天下貪殘者樹赤幟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此
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九卿重任當以德選今漫無
可否任其紛然請託惟強有力得之如蔡克廉病夫
也而擬之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寘之北祭酒向非
聖明獨斷則計曹爲養病之所而太學是播惡之
矣圖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五也私門納賄幾如闤市
甚而盈篋書帕顯然投于署中門者弗呵受者弗却
如此而欲移文撫按禁貪戢穢恐即不及昏亦腹誹
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
自爲亂首而求流從之臣謹冒死以聞章上尚書鵬

及翰林院學士董份各疏辯求罷　上命鵬竭忠供
職份安心直撰不允辭旣而九一海晏亦疏乞罷部
皆擬其留用從之按吳鵬先爲兩司時頗有清謹之
譽已爲漕運爲司空寖不逮前矣比入吏部瀾倒尤
甚惟唯唯作嚴氏奴僕耳而子紹以白衣竊科第
則又欺天罔人之極而定向旣露白簡尚懷投鼠忌
器之嫌終無一言及嚴氏蓋君子而未仁者乎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　上諭嚴
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玄之故遲之乎嵩時有四閣
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代之也外廷頗宜

傳其事山之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　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千之之意今恩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所嵩遂密沮之山自是無進閣之望矣比　上封景王之國安陸蓋激于郭希顏之疏以背人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雖具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　上指復當留行耶冊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　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允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是寖失寵矣按是時

山生一女而猶子世蕃欲求爲媳因設酒享山而以
大學士李本爲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捲局
語山今日之酒爲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
情告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蹙然不
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
無不得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

戊午夏　裕邸有李妃之喪內監傳帖下禮部部爲具
喪儀上請疏中有薨逝二字　上覽諭內閣曰我見
親王俱稱病故此云薨逝何也以問禮部尚書亟召
祠郎某奏對且言曰　上意叵測非直姬薨逝二字

也宜婉轉具草郎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記言備矣奈何欲揣摩　上意壞古之制乎尚書變色曰若自何奏脫逢　上怒吾不比若也郎既就舍屬草言今在外親王邸中來奏䘏者則曰某王病故比賜䘏䘵朝則曰某王薨逝是稱病故者臣子陳乞之詞　陛下所見是也其稱薨逝者　朝廷褒䘏之語臣等所陳亦不敢悖禮惟　上所裁擇尚書覽草喜曰吾初念不及此即日奏之旅得　俞旨以是得無改薨逝二字然　上意未釋然他日驗封疏中復見薨逝二字　上以硃塗之竟奪郎中俸二月後　裕邸喪未

冊長子及未封王女禮部未及疏請上徑內批云
喪禮減半行蓋上干　裕邸每事裁抑如此
會闈自庚戌後舉子多用懷挾倖進取有擬大魁者始
猶諱之至丙辰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
一大蠹也歲己未言官建議欲嚴加搜檢如鄉場故
事下禮部題覆儀曹郎案呈欲悉從言官議禮書吳
山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原不相同會闈之士皆歌
鹿鳴而來者也故　祖宗待之甚厚不過防之觀鄉
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意可知也今使
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因首垢辱于奴隸之手法誠瑣

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吾寧使士負　朝廷不可使　朝廷負士竟寢不行按山所論雖若少泥然恢乎有得于大臣之體矣其後卒罷搜檢官而士之犯法愈衆世道愈下人心愈漓勢而禁之尚不可挽況理而喻之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罷刑部尚書鄭曉閒住不許再用降左右侍郎趙大祐傅頤各俸二級故事近京軍民有冤得投牒通政司赴刑部訊理時御史鄭存仁巡按順天移檄禁民越訴凡法司官擅受民詞有所追取府縣官不得輙發曉聞之乃引大明律例有停囚待對之條及會典中亦載近京犯人得聽法司問理與大祐等上疏論存仁違例侵官存仁亦執大明律自下而上之義論曉等欺罔上下其章於都察院會該科看議未上曉

等辯疏上責其不候處分先行辯實且言前者周
山等作亂咎本在激變之人曉等奉 旨未減疏內
無一字避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乃黜降曉等而命
自今一應訟詞在外者屬之有司在京者屬之刑部
不許再行奏擾按存仁狂罔貪黷小人其論曉蓋承
嚴氏風旨竟以小臣詆大臣而近來有巡城小差與
刑部爭職掌可咲之甚而代言者竟無一語折之國
家之典刑茂如矣則存仁有以啓之也
查盤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龎尚鵬等言浙直軍興以來
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臣等奉 詔通查

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端冊籍沉埋條貫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入可考事蹟張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則如督察尚書趙文華所侵盜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珫以二萬七千計總督侍郎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阮鶚以五萬八千計操江都御史史褒善以萬一千計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以四千七百計此皆知慮有所偶遺彌縫之所未盡據其敗露十不及二三然亦夥矣至於操江都御史高捷則明以江防銀二千兩檄送趙文華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錠則檄取軍

餉銀二千兩錙銖無所支費此又皆公行賄攘視為當然者也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于文華所任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丕昌陳光祖並逮宜問追贓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忻捷官同文華等所劾贓罪俟勘議黜仁為民冲霄等下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既而宗憲上疏自訟臣為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為侵盜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且賜罷以待公論少明然東西南北惟　上所用　上優詔慰留之

按東南自兵興以來且無論督撫大吏即郡縣守令乘機科罰侵克庫藏何可勝計以是因亂生亂民益不聊生矣比倭難少息而羅龐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討宸濠之後何嘗不侵濠帑以有大功故詭讓不及也雖其言盖護短文華與宗憲其實事體當如是已 上竟置宗憲不問而以文華候勘真雄畧之主哉

都御史章煥上經畧中原疏曰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妖民假以詐術誑惑愚民愚民所利福田利益妖民所逐溷雜淫

汚而已人心一蠱妖說遂行愚者求福智者避禍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以身為奴婢然未有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邑無安居之戶里無樂業之家于是妖言惑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倭變役盡徵各省之兵應援而椎埋惡少亡命逋逃往往竄入其中異黨之人邂逅相親一呼嚮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尚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談地方虛實攘臂喋血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群妖群盜合為一途盜黨藉妖言以惑民

而妖人倚群盜以刼衆閃倏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日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矣故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謀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矣臣謹條上八策一屯兵近者師伍倡亂不急趍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爲群賊所笑爲其虚可乗也今宣府一衛屯伍皆空堂堂鎮城乃專恃游民捍賊不

便宜增兵守之二收梟傑北方長技或揮刃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翹乘或自負其能酣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傑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蹶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錄異材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弭盜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擒大盜得其所計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四察險隘如河南直隸山東之交芒碭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眞自昔用武之區而今爲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爲盜資

此當深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為職業下邑偏州車轍所未嘗至於是禁防日疏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官將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彈壓六選良吏臣所獲諸盜不服為盜而詭曰救民何者以貪官毆之也夫中年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　聖明所以共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係於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饑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為皇室藩屏何憂群盜八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衆必

致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畧中原者當以黄河為急論黄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為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為謹始慮終之計而毋為目前倖免之謀凡此皆臣愚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為解而不言者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歛煩急貪吏肆行水潦荐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群聚為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没于黄河於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又有百賊犯其南關比知前言為訛傳即皆解散無復蹤跡蓋亂之萌也方煥撫河南適値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緝捕無端倪心蓋憂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

雖詞多迂漫然足考見當時之事勢焉按煥此疏其論中原憂亦有賈誼策治安之意而史臣以爲迂漫非也第煥爲人素有文學而傷於躁急輕於動民所至築城遷學土木煩興科罰大峻地方頗苦之而經畧中原一語亦自駭聽　上已默領之矣會遷總漕時家被回祿煥假道過其家爲南京給事中馬出圖所劾　上謂煥專事談論意本欺誘特命逮送法司擬罪而刑部尚書潘恩奏煥煩言瀆聽當坐衝突儀仗奏訴律擬坐邊戍亦謂刑之濫矣煥竟死戍所而後來無白之者乃有失機之臣顧蒙褒録不知于

典法何如也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賜祭葬如例謚榮禧可學直隷無錫人初以歷官叅議病免且十年覬進用無蹊逕瞯 上好長生乃納重賄大學士嚴嵩所自言能煉童男女溲爲秋石服食却老有驗嵩薦于 上詔遣使齎金幣即其家賜之可學乃赴京謝恩得嘗用累陞至今官然唯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至是以遷葬予告歸卒于家初可學與盛端明俱以方技召端明雖貴幸頗自知耻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自得甚復通苞苴囑托諸司有

不從即陰持吏短脅之是時官邪賂章廉恥道喪然以縉紳而比廝養之行任人唾罵恬無赧容則可學爲甚焉死後七年會隆慶改元奉 遺詔褫其官按可學以叅議家居時與鄉人鄒望結訟大致困累故賂嚴嵩結陶仲文以方技得起用而 上終不任之以事京師人呼之爲秋石尚書後以年老圖歸冀得一差遣去禮部數爲之請 上第批云候 旨行而意巳大疑可學負恩辜告遷葬還家尋卒 上始釋然仍給優典不然談相之禍所不免也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 景王府成巳數年當遷 祖宗

大制令之風何久不舉行禹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設王府官僚兵部請選錦衣衛及各衛千百戶二十七員改充儀衛司與群牧所典校典仗所官各行禮部鑄印給之仍發校尉六百名軍百名馬百匹雙馬单馬起船符驗各一道應用工部請遣官至德安脩葺府第俱報可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建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擬　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又有與援雖　天意　聖心自有攸屬而群情恫疑皇皇靡定奸邪之黨日夜窺伺覬望幸天下有變而欲以釣奇取富貴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

半中有漁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天序既定群邪頓消始知 淵衷信非凡愚所能測也此據國史所書如此然當時 上封景王意未決徙邀於郭希顏之言下 諭以覘人心耳乃禮部遂欲上封王儀註嚴嵩否儀郎白啓常止尚書吳山勿上山曰天下人心屬望此舉久矣 上不 諭部吾不敢請今已奉諭而止其出封後日國本不定誰任其咎遂急上之 上不得已允行而山自是失寵矣 曰司禮監太監王錫私語山曰公他日得為民去幸矣山懼恐不知所為蓋指不留 景王 上大憾於山也

黜中書舍人劉芬爲民。初吏部議以進士充　景府長史。芬清狂不慧。或戲之曰。吏部欲以爾爲之。芬大怒。即馳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詈而去。鵬以聞。　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按芬與鵬子紹同年進士。一日酒醉。偶聞人言吏部欲以芬爲長史。乃赴紹所問之。紹在家不肯出見。芬乃乘醉發其科場陰事。并詈及閨門。鵬大慙恚。劾奏之。而鵬方與嚴嵩暱甚。遂擬旨黜芬爲民。過矣。

秉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湖廣黃岡人。幼習道士祈禳小術。初以吏員爲遼東海州庫大使。歲滿當選守選

京師得師事致一眞人邵元節江西龍虎山道士也以方術得幸于 上元節且老因薦仲文得召見一歲中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籙事食正三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尋又加少傅餘如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加少師加號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知道教事勳加光祿大夫柱國又兼食大學士俸尋進食伯祿已實封恭誠伯歲食祿一千二百石官其子世恩爲秉一眞人府供事太常寺丞兼道錄

司右演法至是有疾請告歸遂死于家悉錄其平生
所得賜賚金幣衣帶獻還于朝　上聞而憫之諭禮
部曰秉一眞人總領玄教爲國祝修恭勤久著茲以
疾故朕心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榮康惠肅
賜祭十壇如致一眞人邵元節故事葬以伯禮乃給
齋粮麻布與其子世恩爲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以
符呪小方稱　上意驟被恩寵自戊戌以後　上不
復視朝輔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　宣召
至即賜坐與語稱之爲師賞賚以數萬計又兼領三
孤列爵五等幾二十年以富貴終其身其死也復贈

謚賵賻恩眷有加，自古所未有也。隆慶改元，始奉
遺詔追奪仲文官世恩，亦削籍。按仲文以方術有寵
于
上，雖日侍左右，而一不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
納，如出胡纘宗於獄，大有回天之力。
上亦以其無
他腸，故始終優禮之，比請老還籍，則悉以所得于
上金幣獻進之，而
上遂給工部為修蘆溝橋之費，
其智亦足稱矣。第方士不可以為訓，隆慶之詔奪，蓋
大臣愛君，必防其漸，有以也。
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官言日食不見，即
同不食。
上悅，以為天眷，已而禮部尚書吳山以讒

禮畢報忤　杏山引罪　上曰爾等守禮不必引罪該科官如何不叅令以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李東華等惶恐言　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誠敬格天之所致也山等不知題請恭謝玄恩乃如常救護罪不可逭臣等一時失於叅奏罪亦難辭　上曰

天眷人君若君之於臣有不知感國典不容况聖人事天敢不欽戴章內曰彌賀曰謝玄奸巧貌甚焉山前執白鹿殊祥　殿廟強告原父天眷玄嗣所致非陰雲監觀甚明非測言比乃如常救護謂寧盡已誠不可失正是則是矣然不敬天意賣直沽名亦不

可也科首住俸餘各奪半年已大學士嚴嵩言日食陰雲即同不食不當救護人所共知而是日行禮如故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　上曰卿此言敬天順理正法之謂本在尊官東華改罰俸兩月餘宥之部臣姑記罪嵩揣　上意已不悅山乃示風旨於科道諸臣于是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共劾山而詆於公義則并劾吏部尚書吳鵬　上初無意去鵬姑以山故令鵬致仕而山得冠帶閑住以去按是日日食浮雲掩映倏隱倏見當救護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詣部急索賀疏山指日謂其人曰日方見食吾誰欺欺

天乎。行禮如故。所遣人以山言復於嵩。嵩遂奏之。故激

上怒如此。而山言亦過於直亮。非保身之道也。山與嵩同鄉。始嵩以其孫求婚於山之女。山固却之。以是爲恨。上嘗欲進山於閣。嵩已密阻之。至是上所諭白鹿殊祥殿廟强告之語。疑亦嵩譖之。不然上在深宮。何由得聞也。

趙王一夕自縊死。成皐王厚焥以王縊狀聞。歸罪於彰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械汝礪等至京拷問。論汝礪戍極邊。時雨罪死。仍械河南斬之。長史李遇等戍罰有差。遣官治王喪。輟朝三日。謚之曰康。初三十

九年六月洛川王翊鏴奴與民爭時雨捷其奴翊鏴訴於趙王時雨不爲屈竟論奴充軍十月十八日湯陰王府奉國將軍厚熿厚鍛與汝礪求索祿粮汝礪不與而囚其奴厚熿等復以告趙王王令厚熿詣府求釋汝礪辭不見時雨復以語侵之是夜王暴薨于思訓樓中翌日長史以王病薨牒府府臣哭臨如禮時外議洶洶言或禍起宮闈郎及成皐王王懼乃更與長史李惠等以自縊訃聞因稱時雨汝礪威逼王致死法司論坐如律按翊鏴厚熿事至微淺時雨等未嘗忤王王亦無恚於時雨等第素性仁柔鮮斷

薨之前數日侍兒有見王咄咄自語如有所恨者實爲其妃與成皋王有陰事致然外間人莫知也王本以憨悲自盡乃委罪于時雨等碩事在河南郎法司亦雜于遥度而以意成獄終爲不白之冤爲可惜也

吏部左侍郎茅瓚以足疾在告久　上諭大學士嵩曰知瓚足疾否或令養疾此際似不可無官且右侍郎自有本業也瓚聞之懼因疏言臣所患乃肢體末疾今且愈矣再乞假數日　上曰銓曹非養疾地其令回籍調理乃用袁煒代之按瓚以戊戌狀元及第爲人軀幹甚偉中無學術好以氣岸陵人人不能堪

爲撰文久須懷進閣之望、一日偶倩工修其足甲、爲
刀所傷、墜其二指、而猶戀位不去　上諭意遣之、未
幾卒于家、雖由　聖明獨斷、實天益之疾也、
伊王典楧有罪、刑部左侍郎趙大祐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萬文明等覆勘其不法事、得實還報言王聽承奉
葉全蔡朝及奸徒吳希周等教誘以修理府第爲名、
將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文昌祠及法
藏寺佛殿盡行逼奪、仍闢占宮街五道、拆實民房百
餘家、又遣宮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府第價銀、括洛陽
寄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工、府中擅立東廠緝事、鈎

索小民過失關府第爲磚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門環城紅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椿濟和鳶鷭騰光宮殿百花臺采風御氣閣凡十一所皆上僭不道又遣内使軍校大索軍民婦女入府選留不中令以金贖繫永平知縣謝勇拷掠逼跪殿門傳旨責問俱有實狀如撫按官言第知府張柱指揮李夢孫等不能委曲善處以激怒王致令爭辨不服亦不能無罪

疏入 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議言伊王奢縱淫虐大違 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其速圖自新將違制門樓重城改正其逼奪官民第舍俱各退還添

設廠鋪及私建梔椿等宮殿盡行撤毀強取婦女應給主并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司將王改過事蹟開呈撫按具奏 詔從之張柱李廖孫等俱降調吳希周蔡朝等各遠治發遣有差按伊王之惡與徽王有間止緣其故所薦梁散人者日在 上側談王奢僭事 上已頷之未發也而所都洛陽又多貴勢之家壯為王囿故從恿撫按糸劾之以必去其所忌而王竟及于禍

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當是時大學士徐階禮部尚書歐陽德兵部尚書聶豹吏部

侍郎程文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扳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諸公或歿或去惟憎尚在而講壇爲之一空矣戊午歲太僕少卿何遷自南京來復推憎爲主盟仍爲靈濟宮之會乃遷名位未可恃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臣弟其欲藉講學爲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閹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恚曰盍往靈濟宮乎時其雖醉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惛惛不開明矣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學徒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即席坐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睨比晚講輟

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聞者傳以
爲咲

鑄印局大使張仁京師人也爲人修飭善諸體書比以
九年考滿赴吏部過堂故事九品以下係雜流官例
於墀下叩頭仁在衆中獨昂然長跽而已尚書問曰
此亦雜流官乃敢相抗仁曰詩書六藝皆儒者之事
書爲六藝之一故官隸禮部何謂雜流尚書令吏抑
其項仁項愈益彊尚書怒曰汝不欲作官耶仁曰辱
身而得官不如死也遂投牒乞致仕去後副使舒傑
亦詣吏部考滿仍如故事叩頭吏部喜其能下選工

部司務入、內閣辦事傑既爲中書官、欲與禮部司敵禮更不遜讓、明年內察傑尋黜二人之去官相距僅數月而人品大自徑庭矣、

餘姚謝丕如以吏侍宅憂歸後無薦之者、遂不得起用、以原官卒于家其孫某來奏邮與大學士李本少嘗受業於謝一日特造祠郎某欲爲之請謚郎素知謝爲人姑應之曰且俟考功司查覆若無論本便可議謚也李公咲曰昔張司馬瓚在本兵十二年積論本幾倂餅鍋熱後介老爲禮書李與之請謚論本何可攙以權衡人也郎唯唯退乃白之部尚書尚書曰謝

故于廷試時讀卷官也翰林舊例即讀卷官亦稱座主況有李公爲之地直須與之矣郎復應之曰謝爲人不應謚恐考功司不能爲之庇比考功移文至凡查論不計十有三備極穢惡尚書覽而面色發赤大怒曰此人狼籍一至此哉幾亂公典一應所請宜盡寢格之矣郎從容言曰祭葬者一時之榮官存則有之可毋論其人也唯謚號爲萬世公議予奪貴嚴部持之足矣況謝嘗爲今 上日講官且生前未蒙幽黜不應得者已不可得而應得者并寢格之郎中何以復李公也尚書意稍解徐曰姑囑草來而李未之

中表弟胡滓者時爲祠祭主事亦代李懲忩郎乃屬兩疏一備云考功文一署簡節私托胡並呈于李李詑曰謚巳無望矣但得郎少爲掩飾可報吾師也郎詰尚書曰之卽用簡節疏上奉旨止照例與祭葬謚罷時嚴嵩與謝亦同年嵩子世蕃鬧郎初有抗內閣之意戲謂謝之孫敏行曰而祖似長安街丐者卽喫得一口飯受郎某之侮辱不少矣蓋憾辭也當紛濁之際小臣之難于執法如此然以大學士之尊能詘意于一郎而郎終無所撓嘉靖間部閣之體不甚懸絶比慶曆之際閣臣鮮迶六卿之寓者況郎官

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二十二終